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九

近倖類

乞處輕妄中官以防積漸疏

党　傑　萬曆十二年任

臣嘗檢讀　國朝典故昔　太祖時有中官共事
内廷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
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
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况寺人
朝夕左右固結　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
一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而階亂者多矣朕嘗
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與政

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時羣臣頓首稱善夫　太祖英明神武人孰敢欺者然獨慮及於此何哉盖謂城狐社鼠有所憑藉且左右　君側其語言輕重能爲禍福故隨事抑之猶恐其肆而況假之以事權乎　臣于前者接見邸報工部一本急缺　上用各樣磁罷等事奏　聖旨這解進磁罷粗糙不堪又且違限撫按官姑各罰俸二個月以後着撫按官督率該管官員用心燒造務要精細如違重治不饒欽此夫撫按

既已罰儆之　旨以懲其前又蒙重懲之
旨以警其後臣意必凜凜然者思再造　上用以
稱　聖意矣一時內外臣工孰不目覩如太監孔
成者又豈得委之不知也臣接邸報內承運太監驗
收磁罈查參悞事官員奏江西解進磁罈不堪等因
奉　聖旨上用罈皿燒造欠精內多傷損撫按官
不行用心督理已罰治了姑免追究以後着遵前
旨依式燒造解進不許遲慢工部知道欽此臣讀之
不勝驚駭夫我　朝法制內臣職業所守者

宮禁門戶所司者庭禁酒掃卽酒醋尚膳御用各局
監不過經管收管看守出入以備　皇上不時之
用未聞有查參外官之事往時止有五軍營閱視畢
日例得舉劾一次特奉　皇上專勅未聞敢以已
意擅自舉劾自此之外卽無所與矣若孔成者不知
係何內職且南京道遠又未見孔成全章不知敘何
因查參　臣詳　聖旨云已罰治了姑免追究意在
孔成非指解官指撫按而參也夫撫按之臣
陛下隆之以重權假之以糾彈在外則肅清一方在

內臣以彈壓百僚者也何至爲內臣查參乎且該省所
進磁器例當屬之工部該部查驗堪用者具奏
進宮不堪者駁回再燒中間若有大弊科道官自得
而糾劾之此內外相維體統當然今孔成不過係經
收之官或係看守之官惡得經自查參棄　明旨
而不知乎　臣往時各省或係　進宮錢糧或係
進宮器物等項中間所稱錢糧數目多寡不能一一
俱經　聖筭所稱器物粗細不能一一俱經
聖目其收遞之時不過止憑各監內臣遇此每爲奇

貨指倚常例百計需索一有不遂刁難掯勒無所不至有使用半於正數者有附餘之物多于正項者陛下止見某項進之　宮奐某項未進之宮奐豈虞若輩之弊一至此哉臣料此事使訣省解宮正項之外多與孔成常例以饜其欲附帶許多奇巧罷皿以悅其心則磁罷之粗糙者必稱爲精細損壞者必稱爲堅好臣料其進收之不暇也曾何暇于吹吸至此臣想孔成豈眞爲　陛下盡心不過指稱上用之　御物以爲一巳之騙局幸荷

皇上一覽有撫按止令燒造解進則成之奸不能行矣然奸計雖未行而奸惡則未懲寧不重撫按之顧忌乎將來再造之時撫按恐其查參解官畏其抑勒其勢非至多增常例多帶餘物不可也則成此舉明欺陛下陰肆貪欲誠蠹 國之尤者也且成之此本豈成之自能爲哉内臣讀書識字者有習知理義者少必令左右細人代爲之此等之人又豈守法度者不過鑽刺 内府夤緣求食或假事端以索賄或欲舞文以賣法是以小人之手筆而操 朝廷之大權

豈可哉一事如此則他事可類推已一人如此則餘
人可例見已且天下之事無不由微以至著由漸以
至極今日查參矣然查參不已必至於預政預政不
已必至於專權噫内臣專權其害有不可言者此豈
國家之利哉邇者天啟　聖衷乾剛獨奮一掃羣
奸即今左右震懾萬無前轍可慮然　臣之私憂過計
今時閣部臺諫交相攻議是非未定　聖心未一
正左右窺伺之時伏望　皇上深謀遠慮逐事隄
防微於宮闈之中惟以　太祖為法一政令之出

必試諸公卿科道然後行一刑賞之用必合于公卿科道然後施其中官語言之重輕情態之隱顯隨在加察洞見根源不使墮于術中卽如馬匹給與矣以後凡　請之類于馬匹者得無大濫莫不叅爲未然之防是目前雖若待之嚴而終自可賴以保全矣不然如馮保張大受輩今雖正法其如有損　國體何至於磁罷一節亦望　皇上留神每遇進收之時差委科道從公點驗不使左右奸人叢弊于其間仍將孔成治以輕妄之罪坐以求索之律從重究處

輂退閑住庲戒一可警百而近習知懼近習知懼則
宮禁嚴嚴嚴則政無旁出而天下治安永久不替矣臣
職任糾彈心憂時事是以不避忌諱月脿上瀆伏惟
聖明加納施行社稷幸甚

叅閹惡放恣疏

王藩臣 萬曆三十年四月

臣等伏覩數年以來礦稅頻興孽璫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所在岌岌然事勢可慮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荆者臣等待罪留臺者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憤懷憂不啻深矣乃叅論陳增獨後於楚之陳奉粤之李鳳者葢以徐淮地方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憂民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

杜亂萌年來僥倖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臣等閱其奏揭竊恨增之起釁基禍荼毒軍民將有不可言者安容忍默不為　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眩識丁手艱握筭至愚也貪類狠噬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行至狠之事其愚不可破其狠亦終不可回初收巨惡程守訓為閹門伶人為閹門僂儸兒連年窮兇極暴其在滿　朝諸臣叅論疏中擢髮不能殫數續收充戍書手王桐石聽其陰恣鬼蜮聽其

喝毛傀儡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桐石隨瑟家三十餘萬見今父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速孟近川王一鵰吳晃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徵某贓所督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南北諸郡無辜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

聖諭罷止礦稅萬姓歡呼無異更生雖未幾有

旨復行更蒙示以停止有日商民忍

炊以冀後恩不啻大旱之望雲雨也增不於此時少體　德意減去虐焰俾既暢復鬱之民心不至朝夕激變顧乃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奸謀　臣等不勝憤懣何　皇上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使民喪身乎何皇上方有待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望乎又投諸臣方百計調停爲地方弭禍而增竟百計激之使變不致横潰決裂不已乎夫　皇上用增不過榷商民之財而增行事動至殘商民之命

皇上以用增一人資其馬牛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千百輩恣其狐鼠之謀以吞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椎骨而剝髓數百城之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諸璫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揚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同事地方而自知顧忌猶可相安於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甘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慮民情之叵測　臣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塵

天聽蓋天下者嘗山蛇勢也自海岱北爲首自長江
而南爲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爲三腰脊所
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土風獷悍
從古而然桀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宿遷人黃巢
期宛人朱全忠則碭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兇
愚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武
勇可畏也方萬口嗷嗷爭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乃
增方恬然不怪與大夥奸人魚肉而已倘其人一朝
發憤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權如黃巢朱全

黨起而號召之其爲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早正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及矣臣等于邸報中伏讀

皇上批答廣東按臣李時華請罷商稅之

旨謂稅務原係權宜採取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置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釀變起釁不分內外官員一體依法處置決不偏私輕重欽此

仰見　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郤顧盛心盖
洞見今日惡亂之民心而致成中使之釀亂其變如
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
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銳然　獨斷將陳增杻
解回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
生禍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億萬年有道之
長端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　命之至

姦豎橫肆異常乞正　國法以杜邪萌疏

闕　楊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上

臣等聞　國家之法紀不可壞而纍孽不可開詩云勉勉我王紀綱四方貴肅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貴早也我　皇上英明雄斷作憲　祖宗三十餘年大小臣工凜凜奉法罔敢踰越孰意有怙寵狂悖如高淮者乃敢犯無將弄兵　闕下以嘗試　皇上哉夫淮假以抽稅奪民婦女掠商貨物統領家丁遍巡城堡百金以上無不括盡而又辱府官張承

祚之妻打夥指揮使張汝立　皇上試思高淮挾
天子之威而所爲若此窮邊之地其何以堪故議者
謂有高淮必無遼左此在諸臣屢屢言之臣等亦不
敢具論邇乃不奉　詔旨擅離信地帶家丁三四
百名耀旗鳴鼓帶劍懸弓蜂擁廣渠門外聲言欲見
至尊求典兵柄此何等舉動何等景象而可見於
聖明之世乎夫兵權有國之司命自古奸臣萌不
軌未有不操兵柄而能成其事者我　國家兵制有
總戎以統領之有督府巡撫以節制之而猶必

機以兵部之調發文武相挖蓋以利器不可假人雖選賢與能以稱任使而不使專之以釁亂況於無命而稱兵嘗試於 國門以招搖天下之耳目者哉夫淮本括不筭之禀以自肥而以可賄而動之聲橫被聖天子非所以號於 中國四夷也 皇上以聖人之資爲堯舜不難乃以患貧之故爲么麽所中過於寵任有奏輒允幾於桊神物而玩弄之掌上錐骨吮髓民莫能堪積至十餘年人人有逃死之心處處有無生之意天下宜亂而未亂者非但 祖宗之

德澤厚　皇上之精力强也亦兵柄不移綱紀凜
然奸人思竊弄而不敢爲天下欲崛起而有所不能
耳若來可不召兵可私衛　都門何地而可擁兵則
人得藉淮爲口實以淮爲故事羣不逞之謀挾之而
行其私將督府莫能制有司不敢問竊恐羌夷起於
宇下而荆聶輩接軫也　陛下獨不慮此乎語云
有野心者不可與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皇上之於淮既假之以利權又藉之以兵端是猶火
之災也而膏脂能無灼乎總萬萬處制馭而

朝廷行事史册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勢必有銜
天憲而握　王章者弘恭石顯可爲烱鑑語曰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漢宣帝一代
英主稍稍委用宦官說者謂其開大釁以禍漢室若
之何不愼防其漸也往者二十七年徐希昌等請捐
金假職練兵淮上以禦鹽徒　皇上赫然震怒輒
置之法是　皇上之心即　祖宗立法之心也
徐希昌欲請兵於二十里之外猶不可赦淮弄兵於
輦轂下而顧可宥哉且淮奉　命收稅既已無人

不虐無辜不行而又卜相上命招亾納虜連營結陣
搖頓山海意欲何爲人臣將則必誅如淮者尚可一
日容於天地之間哉伏乞 皇上亟下廷議昭示
臣民以申 國家之法禁以消天下之邪萌
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劾奸璫縱道士歐府官疏　孫居相

臣等近閱邸報見鄖陽巡撫胡心得疏稱提督太和山太監黃勳主使惡道趙李深等𢫫毆府官及分守下荆南道王嗣美奉兩撫臣憲牌查究首惡而黃勳竟占恡不發臣等不覺相對嘆曰方今　聖明維新庶政羣臣斤斤奉法何物閹豎敢鼓衆倡亂縱惡庇姦若此彼其恣肆之状撫臣言之詳矣臣等姑不贅論特按状而數其罪後及處置之法可乎蓋該監香火職事掃除廝役行至辱也且提督太和山未始

兼督府州縣遠欲藉此屢覘府官妄自尊大是忝
朝廷之官制其罪一知府秩列四品師帥一方官非
小也該監主使惡道羣聚毆辱至破頭流血是辱
朝廷之命官其罪二知府恭謁　玄帝進止有常
度導引有禮生禮至肅也該監誑稱乘轎入宮覘視
龍牌欲激　聖怒是謂說謊欺　君其罪三知
府古刺史之職凡部內權豪巨室皆得繩之以法體
至隆也今朴責一道士遂謂責打職官因而起釁是
謂以撓　國法其罪四分守道奉　勅提督太和

川民豬撫民夫以撫民爲兼管則提督其專職也乃
該監謬謂查照道衆不與相干是謂矯悖　勅命
抗違　朝廷其罪五入宫屯聚道士不下拾餘萬
人該監指稱入京使用每名斂銀伍兩共計數拾萬
兩　宫禁邃密何所用之是謂指詐驪財汙蔑
聖德其罪六道士鳴鍾擊鼓號衆毆官狀同反叛該
監乃庇護罪人占恡不發是謂招亡納叛包藏禍心
其罪七夫該監有此七罪　皇上尚遲疑而未即
寘之法者得非以中貴爲可倚羽流不足畏乎昔劉

瑾建玄明宮聚衆謀亂令黃勲提督入宮擁衆拾萬較劉瑾之勢尤便也石和尚左道惑民據襄以叛令趙本深等招集亡命盤據山谷較石和尚之黨尤多也語曰涓涓不塞流爲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今日之勢不啻涓滴萌芽已也　皇上安得不熟慮而審處之乎　臣等又考周禮先王每用刑人必令公卿大夫以統之凡以此輩陰險貪昧易與爲亂耳　國初命太監提督太和山而必兼用道臣者意正如此後因減革鄖陽巡撫令道臣移鎮鄖中而提督之權稍

視監今鄖陽撫臣既復則道臣仍宜回駐均州協同行事以復　祖宗之舊以杜專恣之漸可也永樂拾陸年武當山宮觀成　成祖文皇帝命選道士貳百名嗣後額設伍百伍拾名以供灑掃嘉靖拾年奉　世宗肅皇帝勅諭僧道除正額府不過肆拾名州不過叁拾名縣不過貳拾名餘悉令化正還俗今太和山羅列八宮私自披簪者十餘萬計居常則姦淫人婦女詐騙人財物一忽發覺輒投姦璫希圖脫罪及今不為清理竊恐今日拋甎投石之姦為

他日斬木揭竿之衆故沙汰不可不嚴也　大明
律開僧道官係京官具奏提問在外依律徑自提問
今趙本深等以部民毆知府正院道所得徑自提問
者乃黃勲把持不發公然爲逋逃主自非　明旨
切責速發就理則世界成何景象　國家有何紀綱
賤凌貴衆脅寡者比比而是　皇上且孤立於上
矣不亦大可寒心哉故發問不可不速也臣等備員
留臺去楚最近聞見最眞輒敢效其款款之愚若此
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illegible]成回京別選廉慎內官一員以代厥任趙
本深等行令該省撫按嚴提究問其分守下荆南道
仍令移駐均州會同該監嚴查道士來歷不明者發
回原籍爲民當差庶紀綱幾廢而復振職掌幾晦而
復明姦宄不萌釁孽永杜矣地方幸甚世道幸甚臣
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惡璫故縱惡道歐
辱府官大乖法紀懇乞 聖明獨斷亟 勑處
分以振紀綱以杜亂萌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楊
良棟齎捧謹具奏 聞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十

權姦類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 國法疏

方鳳嘉靖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擬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侂士良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

元載史彌遠輩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
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蜮之姦日培月養漸成巨猾
勢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寧勢在江彬
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三逆之
外故三逆以次敗亟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
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爲所惑況
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總兵一
進一退動賄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
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

[illegible]去在。陛下也且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緻得受黍將石壐金銀萬兩蕭敬迴送石壐貨物數多據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爲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爲可用

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列在逆瑾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衆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燧乃褰驢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爲救援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

託爲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
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
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爲名外則分獻于權門內則潛
入于私橐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 臣 近日奉
旨查筭每件支吾莫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筭
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
盜不爲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爲
可赦 陛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
張鈗等其心不棋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下而內

憲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
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
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拏送法司明正典
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籍其百萬家資還充
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毎
待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
借上方劒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
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

臣放逐以為多言者之戒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嘉靖年任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逆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爲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

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
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稍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
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
龍文爲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
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
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

浚池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表
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
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廻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
四方之亾民爲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
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
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
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
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
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

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衊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巳踰二千納亾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强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illegible][illegible]囙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

湖廣江西之界打刼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況巧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刼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證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鄢艮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

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勷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措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鐺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衮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

世二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艮之害者張文燿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于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惡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寃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 臣 所不

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侔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間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覬覦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況世蕃包藏禍心已著于在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潘典楧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咀呪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

皆與世蕃也世蕃受典楧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
典楧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楧之望
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回至吉安地
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
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萬通神陰
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楧又
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楧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薦沐　厚恩猶懷異念況今怨望于罪逃之
時乎況今不法之跡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
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斲傷元氣
則又羣姦之所無者　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
止于一身而已哉　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
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
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

欺罔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
伍僅居南雍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
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
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
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
獨不顧恣意行私玆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
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靡婉而意嚴眞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爲不足恤以

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玆非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冐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廷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卽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旣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壻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巳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玆又

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訴寃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　臣未之信也夫旣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　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勑下三法司會

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
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
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廷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
剛正素有德望文臣一員領勑前去會同江西
撫按議處安輯將世蕃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
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
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
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
一等則提問如律基田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

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買稅糧曾否割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

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倂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矣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寔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衔直沽名委所深
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冐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姦邪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　瑜　嘉靖十八年

臣以非才謬承遠役雲貴去京萬里而犬馬戀主之心未嘗少替每見邸報進一賢退一不肖必舉手加額想見太和盛治也頃見邸報禮部尚書嚴嵩一本懇乞　天恩亟賜罷斥以免人言事奉

聖旨卿疏內云爲人臣於今時必使主孤立自勞率皆觀望禍福此言巳盡矣不必復辭避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吏部知道　臣覽其奏詞不勝駭汗不意嵩姦無賴乃至此也夫嵩之黷貨無厭天下所共知也

拾遺論列　朝廷之公議也　聖明臨照棄短錄長不加譴黜宜仰思　天眷俯惜人言省躬自咎以蓋前愆却乃肆巧佞之詞爲誣激之計若是乎
臣嘗見嵩先誣御史桑喬劾其贓汙輒肆辯論續誣給事中胡汝霖劾其飾詞强辯有傷大體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巳不許强辯　明命赫然宜朝夕省念況考察重典拾遺公論今嵩與刑部尚書周期雍各爲詞辯實違　明旨且嵩之詞以贄議　明堂扆　蹕南幸爲諸臣所嫉何其誣罔

之甚夫　明堂大訓斷自　宸衷乘輿南巡由於
達孝此普天率土所共聞所共仰者也當時
請留數臣見其細而昧其大曷敢以　陛下爲慢
遊而歸咎於禮官輔臣嵩何爲此言乎又其所云必
使　人主孤立於上尤爲深巧夫大小臣工智識
才力各有分限其奔走效竭以受知於上則人人所
同寧有不出身任事欲　陛下孤立於上嵩蓋假
此以揚已功以激　聖怒以箝衆口云耳豈眞自
解之本心哉臣向役遠方不知科道論嵩者何事但

素惡嵩之為人其可論尚多豈其舍此而言彼乎往年譯字生之選濫贓無數又令分賂權要聽囑有差貪以自處而以貪奉人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各處　王府皆　陛下懿親為　陛下臣子者當以諸文事之每事必索重賂賂少者巧為阻抑賂多者巧為彌縫昧理犯法莫此為最名曰清曹實乃贓府王府科吏頂頭動以千計推此可知弊雖相沿而嵩之為尚書也滋甚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齋詔人員差有資序嵩則受金納餽有以土宜價值十

諭兩者餽其子奔訣羞者以與之又有價重者又奔彼既與者以易之以致各官面詰不遜傳聞於萬里之外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其甚者令家屬賤買沿途童女擇其惡者待價而轉沽美者教爲歌舞以目娛縱慾敗度豈宗伯大臣之所爲乎嵩皆不以此自反而邪佞誣罔所解非所劾所劾非所解臣實不意其姦邪無賴乃至此也又其所云競相詆訾以爲迎合希寵夫迎合希寵鄙夫事君之常態嵩不免特日月大明之下無所容其迎合已矣

陛下堯舜之主必得禹皐夔稷契一德之臣方可以稱濟濟之盛如嵩百輩恐無補於 陛下之孤立也說者咸謂兵部尚書張瓚貪而優柔本兵而壞天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掌禮而壞天下之禮欺 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 聖鑒而任用不衰必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事取其才而略其德嵩輩輒以貪墨非 聖主所惡日益汙濫而一時中外之臣亦復以廉靜非今日所宜競爲貪婪剝膚媚竈寵賂彌彰昔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日文臣愛錢自大臣始之而不愛錢之文臣無所容武臣惜死自大臣導之而不惜死之武臣無自見單民倒懸朝懸而夕更急風俗下趨歲異而月不同欲望太平也亦難矣如臣狂瞽宜不足聽昨者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霍韜辭秩一疏其略云今日生民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溝渠其身狗彘其心陰爲黨護也邸報脫誤未詳所指韜輔導大臣言必有據陛下而質以求其人可得

已今夫郡縣小官犯贓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
法而大臣狠藉鉅萬置不以　聞眞所謂舍豺狼而
搏雉兎也搢紳之流聞嵩此奏莫不忿其巨姦惜其
大壞懼其陰傾相視竊嘆　陛下責臣以言復隱
默觀望罪有餘死矣伏望　陛下特降　勑旨
將嵩痛加切責使之改心易慮以答殊遇猶冀改德
於今日若復爲　温綸彼益恣肆將不知其所止
更望　陛下特命廠衛五城緝事人員將在京賫
送金幣賄賂權門者幷外官差人潛伏　京師守缺

[illegible]陞者密切訪拿根究重治亦可少塞其流太平可

臻矣臣無任感激昧死　上言奉賜俯察不勝戰慄

恐懼之至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　潤　嘉靖年間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拾遺忝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益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爲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爲清時之一塵穢也　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

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
鹽法蓋因　內帑空虚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敇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
計也爲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
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
顧乃自蔑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
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遞等其鹽
運司則無筭焉兩淮尤爲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

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爲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鏉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鏉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鏉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

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項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熈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爲罪二也毎張筵會百金爲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爲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

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贐之禮開
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顏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
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厨郝信張
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
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
且陵鑠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
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
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閘洽
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

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隷山東連歳荒歉餓殍盈野死亾枕藉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爲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歳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歳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

治邦本斲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歎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爲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罹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勑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 臣 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 臣 有一言涉虛 臣 甘
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 臣 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嘉靖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爲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亡匿亦迹涉可疑臣隨咨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歙縣協拿詎意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

蒙　聖恩寬大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爲二犯
者宜感激再生没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
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
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爲險去縣五
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燿居常則擅肴蟒
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
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蕃之暴横無
異于在　朝之時或肆爲訕毀或縱爲淫樂或奪人
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爲甚聞鄉里含

寃挾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爲名聚衆
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子
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爲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聞
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夙著於
平時狂悖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
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況其交結往
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
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爲哉 臣 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
亂機所伏關繫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
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
覺二犯必聞風暫赴該衛仍乞行各伍所在撫按嚴
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
絕而　朝野寧謐矣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嘉靖年作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玆北虜敢肆南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　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
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
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
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
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
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
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
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

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莫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慇懃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亾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

恥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
持　國柄叨攬　朝綱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決一
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霑一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位之可羞也乃敢根蔕盤固氣焰薰
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
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宥往昔之所戒以爲行
能賕通萬國宄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
小臣工斥其門廡之人吏中外唾罵神人怨恫雖唐

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摘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閒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邪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

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
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
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邪即二部而諸部
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
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爲餽送
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
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
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
囑寀侍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由賂而能脫人則

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升沈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爲　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散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幷金銀溺器狠藉卓

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于此不知　陛下宫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冐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

小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雞犬不
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
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即令徐淮
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
蓋懼狠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
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
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賺子在門前要　杓還要鈥點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誅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爲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

寵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于
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
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
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
親嵩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
心當不知何如爲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

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大息於天下

絜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剋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卽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

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
筭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
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
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
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惘矣臣惟
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
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

爲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
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
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
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眞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爲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以助
邊用盍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
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

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毋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　廷掖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買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爲緘默則臣　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　非不知嵩日薄

西山豢虛無幾然一日紫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匿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
世將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
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
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
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
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遯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伏焉臣亦盡其心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其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救并力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爲几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

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徵臣之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一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慜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德每
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
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乎明之
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
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平則妍媸或
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
不可使一壬人厠乎其間者也宋既以奔競而爲中

爲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
覿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怨號私宅爲金
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illegible]之奸佞欺負而
采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 臣不知
其所終矣況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
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舅兄稱百僚之式使
來享之邊人聞之稟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
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濟乎且 朝覲在邇
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

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幷將萬寀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

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糾臣獻媚乞賜重究以雪冤憤疏

孫惟誠 萬曆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府已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蒙作養屢蹶科場萬曆五年五月遊學金陵偶聞故相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宥召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也不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同知今考察不謹叅議龍宗武求悅輔臣希圖超躐附姦獻佞禍遇江防住扎

蕪湖華退生員王律偽造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糾串農民曾昂刊刻售賣射利事發間操院批行江防廳稱王啟之王平劉承宗各付本稿與伊並無妾夫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逢迎宰輔因妾夫仕期有上相國書宗武得計登時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既上書本稿決爲汝作酷拷賠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辯又遣心腹密報相國復書宗武有來歷且停仕期斃之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刑吏持書示夫迫令自盡仍於獄夫絕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囊沙促死妾夫一

巢儒遭武厓陷縲絏囹圄苦楚萬端離家二百餘
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别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
泉欺天抱屈翁年七十餘知子死於非命驚魂喪魄
三日不食而終妾子四齡未離乳哺𨓺負播越收畀
夫骸瘞於東郭卽今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
剖心殞首以明夫之無辜横罹兇禍顧以寡婦孤兒
家徒四壁何能哭訴于奉庭叫閽于魏闕以從夫于
地下也伏乞轉奏　天庭追厯貪惡俾妾夫冤憤
得以伸雪于萬一等情到　臣臣　面質本婦悲咽流涕

悽慘萬狀臣不勝駭異以爲宗武旣爲人甞有人心豈有此事况事奉操院宗武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悲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臣因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究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宗武而主之者操江胡檟也檟與居正同鄉欲爲弭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不知檟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檟耳首惡尤可恨也臣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一詞臣始悟本婦吞泣不言之情蓋有所爲云臣復將本婦所具之揭反覆

展玩仕期之事始而批行宗武者櫝也既而疏報居正者櫝也微櫝批行而宗武之誣劾曷由而生微櫝疏報則居正之回書曷因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停櫝之疏則仕期之死豈宗武一人之罪哉究哉仕期死者不可復生矣二人皆陞轉且皆善缺居正盖以爲有德於我而以德報也以人之命轉巳之官猶食雞者惟知食者之腹可飽而寧知死者之苦哉臣聞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人命死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故古人採不折萌渡蟻全命彼一

草木一蠢動之微其於其生尚然何況於人尤爲至貴乎仕期雖一介寒儒亦人傑也而胡忍一夕輕殄之也況故禁故勘律有明條我

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

詔屢下詳讞之令恒申凡内外大小臣工罔不欽風承

德而無敢有輕入者矣彼櫝與宗武獨何人斯顧乃泉然無聞耶當居正不終父喪言官擯斥仕期以一書生不畏權勢敢于上書勸之雖冐樽俎之嫌而胞中所負道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實良心未盡泯也詎意櫝之

迎宗武志患得患失已在夯視之爲奇貨哉當時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僞疏何以決其必爲仕期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大臣罪豈至死乃櫝則主持于上宗武則奉承于下羅織鍛鍊具疏馳報欲置極刑及居正不可即絶其飲食促以囊沙謀斃之獄中寶劒埋冤獄忠魂遶白雲仕期將死之歌其冤與劉臺何異哉大抵櫝與宗武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理知權臣可以取媚而不知人命不可以輕殺也不有仕期之死則不顯弭謗之巧不得居正之心則不

成速化之功故雖殺一無罪非仁亦所不爲耳一婦
含冤尚致東海三年之旱仕期士類寧無傷害天地
之和冤極一人惡公天下此之不究則後將何以懲
況 臣有言責本婦揭到 臣不得隱自取不職之罪
也祭照原任操江巡撫今陞刑部右侍郎胡櫝協總
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有心害人
遂假手于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爲之主謀爲鬼爲狐
無不聞而切齒及平日庸劣粗暴 臣無暇論即此一
事尚可令逃於 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江防

同知令考察不謹叅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理忍心
風旨迎來九泉之冤魂誰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餓鬼
可憐正好爲之拇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
論之不平雖事主於槓而聽從於下其同謀致死之
罪亦有不可得而逭矣之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
王法則不宥在槓則見任刑部而大玷淸班在宗武
雖經考察而尚未盡辜皆所當重究者也伏乞
勅下法司追勘務得眞情查照律例分別首從盡法
處究庶公道昭明而典刑振肅不惟雪冤憤於既往

亦且懲姦惡於將來其所關世道維持不小也臣昧

死上言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劾狂勳殺人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上

臣惟人君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發姦爲忠故姦人之雄才足逞私巧足飾詐恃先世勳勞特緣一事倖徼
上寵安其窟宅然後借急君之名公以行私酷以濟貪甚至白晝殺人動搖根本爲天下亂首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語曰萌不可長　臣待罪留臺耳目之任其能緘默隱忍不爲　皇上陳之夫誠意伯劉世延者爲鬼爲蜮如醉如狂其承襲以來亂法干紀得罪
朝廷過蒙薄治　優容非一次矣脫能悔過省愆保

其爵祿以無爲先人玷則人亦孰不憐之惜之奈何自挂彈章逐回原籍故違　明旨潛住　留京招集四方亡叛以厚黨與伺察民間釁隙以開騙局其他貪暴罪狀列於南北臺省諸臣前後疏中無慮拾數臣不復贅以汙自簡惟近時造煩一事雖經巡視五城各御史言之而未嘗　處分其事未寢其禍將長臣竊危之　皇上試察世延之造煩也果慕義耶抑罔利耶果急公耶抑營私耶果志在禦倭耶抑包藏禍心樂災幸危將肆其不逞之謀耶自世延長

是示纔傾危不支之說懸示通都大衢其間妄意貴
富之徒被誘被騙與事未發覺者姑置弗論至如嚇
無辜之人追無影之債信秦玉之投獻聽谷陽之撥
置令陳彩等數拾輩捉鎖蘇州商人吳郁嚴刑追考
先年作中借出秦玉銀兩責其代償以充造燔吳郁
一時無措禁之水牢時令左右兇徒非法毆掠竟至
斃命隨匿屍滅跡而屍親聞風跪門號哭拚死求屍
萬目齊覩萬耳共聞舉城市中無男女老少莫不合
口稱寃憤悼喧傳几釀大變嗟嗟　留都乃根本重

地小民皆　皇上赤子水旱頻仍百加倍養生理
未蘇柰何以瘡痍之民輕於鷄犬而投之蒼鷹猛虎
之喉吻耶且禍首雖在世延而諸無賴附勢之人躡
足附耳列爪張牙咸欲蹴足以充囊橐吳郁家貲几
何能滿其谿壑之欲勢不得不被慘毒而死幸巡城
御史朱吾弼行城追出屍棺委五城兵馬公同檢審
據各犯供吳郁存被拘禁苦楚百端死後致命傷痕
數十餘處揆詞殊可哀也夫天下事可行者惟三曰
理曰法曰勢故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

迫於勢則不能行古今大較然者倭夷雖稱狡猾近且帖然待封即　朝廷初議增兵轉餉亦暫停輟而世延乃朝夕不休強拘工作強取物料強勒借募一切託之造煩將焉用之此理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慕義於理不尤舛乎兵為凶器非奉
旨允不得造以五十金准首功以累級准世襲如此賞格出自何來而作福擅權略無少忌以圖罔利此法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勤王於法不尤戾乎罷閑官員干預政事律載明條票示之出皆所不敢

縱地方萬一有儆應用兵器自有當事者任之世延
以罪廢之臣行招呼之令出示行票受詞理訟恬不
之怪此勢之所不可也夠追債殺人猶云么麼事庸
何傷於勢不尤逆乎以此三者律世延之罪無一可
者而彼顧妖言詭行熒惑聽覩以為得計且又時具
疏草籠之袖中不曰　朝政有關我已陳之大臣不
職我已言之則曰某部阻我事我將糸之某官違我
意我將劾之以滿篇妄誕之詞雜一二近理之說有
給雖具草而實未上者有疏雖發行而中道止者間

亦有上疏〻留中者世延悉令抄報傳云張大誇誕以圖簧鼓人心箝制人口終堅其造憤之計以濟其貪饕之私竊恐世延生平專一謬妄譚天文講兵法而今造作兵器且盈室矣豈肯置於無用兼之黨與日衆羽翼已成尤易釀禍誅其心惟幸倭夷一日內犯則彼得一日借口入援而隨觀成敗以肆其不逞之謀未可知也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而未必見信事至而言言無及矣所爲懲創其邪謀潛消其妄念不有望於 皇上一轉移間乎 臣考

祖宗朝尊禮勳臣固甚隆重而其處有罪者未嘗不嚴韓國公李善長不免其身平江伯陳熊不免於戍二百年餘勳臣凛凛無敢放恣則以功罪不相掩法行而人知所憚之故今獨何難於世延也臣非有讎於世延但慮 國家法紀陵夷小民寃抑莫雪姑息太甚彼必執迷而禍且無日亦非所以全勳舊矣伏乞 勅下部院亟將劉世延從公正法黨惡衆犯盡依律例究處其造成熕器悉令收官不許藏之私室仍禁不得更造庶姦宄之計不行禍亂之源以塞

天下後世莫不仰　皇上雨露雷霆並施莫測匪
特　國家綿無疆之福卽唐虞三代之盛治何以加
馬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乞正罪奸邪以定國是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九年六月上

臣等竊惟世道之維持賴有紀綱法度而紀法之振肅首在辨慝除奸此惟　天子主之監臨之臣奉行之諸所理枉伸冤鋤强抑暴以保安善類皆其職掌而部下士民守法信度罔敢有下陵上賤逼貴邪干正者庶幾大綱小紀森嚴不紊天下所由以長治久安振古然也成周末季問鼎請隧紀綱蕩然而國祚隨之皆由辨之不蚤防之不力故耳我　國家二百年來綱紀振肅法度脩明即有奸宄束於文綱而

不敢肆故　至治休隆於今稱盛詎意
聖明在御乃有悖法亂紀好行凶德如納級不丁憂
中書舍人程守訓者臣等謹詳始末爲
皇上陳之夫守訓以徽棍么麽資身無策託足稅監
濫冒衣冠驟至富貴世人擬爲貲郎而不知貲非其
所本有也世人得意恣縱貪殘狠吞虎噬墳滿谿壑
姑無論家宅第輝煌車從繁盛服食器用華美巧麗
儗矣　擬王侯至其悖違　明禁建豎巍坊且假
稱　特旨書之坊額以慁炫世人耳目尤奸人之

雄犯無將之戒者南北諸臣交章論劾無慮十數疏
於時按臣劉曰梧尚未領差而稔其惡亦露章彈之
守訓所欲報復久矣及曰梧奉 命按部徽寧則
所謂代 天子巡狩以飭法振紀非其職耶徽之
士民苦守訓之害抱不平之冤赴愬盈庭投詞堆案
而首舉其建坊役衆之罪無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者
曰梧始行府縣拆其坊以平羣情此一時徽人所共
快而共覩聞者乃守訓不思悔禍忿然含沙造刻揭
以遺按臣且曰置我不問則已否則以此具奏不勝

汙蔑要挾之計臣等聞之殊覺髮上指冠然猶謂奸邪掉舌乃其故態不足以辱白簡今接邸報揭且抄之遍傳矣是尚可令衆庶見哉夫曰梧之加守訓一拆坊耳觀風執法其事不足異也守訓之誣曰梧悉泄忿耳信口無根其言不足辨也獨惜按臣巡歷地方一舉一措咸奉 朝廷之法則法之所在即天子之威靈也古稱攬轡所至豪貴避驄貪墨解綬誰敢少抗豈畏其官哉畏 朝廷之紀綱法度不可踰越耳守訓以徽郡部民𢮦稅監廝役其不齒於鄉

而徧天下公惡尤部民中最不肖者乃不抱頭鼠竄猶然任意鴟張以壟斷背人敢與監臨競是非較強弱角勝負乎嗟嗟守訓之恣橫所由來者漸矣倚稅監爲泰山視民間爲魚肉以逞騙詐則徽人一網打盡而江南半壁天下盡遭威刼莫敢誰何其心固已無世人矣以抗官司則隨在苦其脇從且以家之竊情誣指爲強即本省府縣之官枉被唆使糸治其心又已無官長矣用智逞謀日甚一日則其藐監臨而反噬也固其無忌憚之心所必至也夫侮監臨不知

有三尺藐三尺不知有　朝廷不知有　朝廷者亂
臣賊子之所爲也且如咸有一德之書乃有商開國
之臣自慶其與君媲美者故書載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皆自君臣一德肇之守訓何人敢與
至尊比隆齊德而以之扁於中庭其爲汚衊
聖德極矣　皇上能廿之乎守訓且不顧
皇上之弗甘而又何有於監臨乎倒置紀綱弁髦法
度莫此爲甚語云星星不滅將至燎原涓涓不止遂
成江河矧在今日焰已烈而川已潰也臣等仰見

皇上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不難辨奸尤不
難除奸如曩者誠意伯劉世延橫暴　留都彈章交
至則亟逮之以下於理頃者奉御陳奉殘虐荆楚論
疏連篇則亟去之以聽處分天下仰
大聖人作爲眞與古虞帝誅四凶同炳燿今一守訓
也既非勳舊之可錄又非常侍之可倫貫盈罪惡
皇上既洞燭之且切責之伏讀往者　批發兩淮
鹽監魯保叅疏之　旨有曰程守訓不法事情便
着內官陳增查勘明實　奏請定奪不許徇私庇護

赫赫雷霆人心震惕當其時即守訓亦自虞其禍之叵測不謂陳增輕視　明威罔顧公論曲爲掩蔽俾得從輕罰治以養成無復顧忌之奸至於令父死不奔喪猶然爲紗皂蓋遍攬事權攫金道路以流毒於百姓無復有人禮亦無復有人心矣臣等考世宗朝有中書舍人羅龍文者亦徽人也黨權附勢擅竪坊牌彼時巡江御史林潤毀其坊疏其惡隨正典刑迄今人心稱快守訓甘襲龍文之故智而不畏龍文之顯戮據其不忠不孝爲奸爲宄之惡狀且十

倍龍交人〻切齒而彼顧狂言於人曰我頭如寄活一日由我做一日即此愍不畏死之心眞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伏乞 皇上 亟赫神威大奮乾斷 勑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杻解程守訓至京正罪仍 勑部院轉行撫按將咸有一德之扁收之官司籍沒守訓剋剝民間財產解進助工以爲縱横奸惡之戒庶綱紀法度煥然一新 國是以定亂萌以息億萬年無疆之 盛治端在是矣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

劾狂戮殺人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四年七月上

臣待罪南臺巡視中南二城職在糾姦戢暴綏保地方奈何有誠意伯劉世延者敢倡妖逆大恣貪橫魚肉都城草菅民命令人莫敢誰何如今日乎　臣慘異擊目怒忿塡胷殺人大變職掌所係不得不爲

陛下陳之夫世延者　陛下元勳之世臣也使其齷齪罔利庸碌守官或恃才妄作少知畏法不至造妖言以召衆肆威虐而殺人搖動　陪京招集罪亡羽翼巳成流毒叵測爲地方大害爲　社稷隱憂

則臣於世延無怨無讐當將順　陛下念其先世
大功優容　德意獨何心而必苛求之也況臣於
五月內因世延刻示狂逞一京皆驚曾隨御史陳熣
等共糾其惡於　陛下矣未奉　旨發治臣復
奚爲無益之嘵嘵者惟是　陛下日寬世延世延
日玩　陛下同子劉尚質等用軍徒亡命革役蠹
棍谷陽褚純鄭胤昌陳志高回子陳科袁栢葛如圭
錢應龍花火泉等數十輩出入封帑惡內谷陽則其主
改寫本票告示唆使運籌之元兇也外散居莊店擁

衛朋勢大都罪盜無賴烏合之群自號踰千非人可
敵任意衡行恬不知省據募義人援造煩之說大肆
兇騙民之被殺者除南法司所已究招諸科道所曾
指數外臣不知殺若干人矣豈殺　陛下之民
陛下尚可置不問耶世延假爵賞爲簧鼓縱爪牙以
羅織愚善之民稍有資本者非入其局而圖爵賞則
懾其鋒而苦爪牙閧傳世延自遍示熒惑後臺省之
疏　留中強搶人蘆柴曰造煩強取人貨物曰造煩
強挾人索借曰造煩江南江北所騙之利無算所害

之家亦無算 臣 姑置勿論論其有碑據若近殺吳有

臣 於本年陸月拾伍日據蘇州府吳縣商民吳郁令姪吳一匡抱告爲私禁打詐事詞稱假勢殺人叩天急勦先年同鄉湯季借豪秦玉債銀喚身作中向派清還南城卷証令玉窺季病故平地風波假寫無中借約投勢翼虎陳彩等手執硃票杻鎖拿禁私家刑考逼供勒詐要銀六十兩絕食六日命在旦夕周文証切豪假勢殺人異常冤害叩天親提急救異孤哭告一匡且泣且訴 臣 見其情詞迫切准行給票一匡

轉付總甲劉祿拘審至十七日劉祿止帶秦玉一人來見云陳彩吳四則劉府家人不敢往拘周文則畏劉府逃不敢證 臣隨審秦玉則云吳郁久負不甘劉府募義造債勢必難免告府投送助債蓋搜昔日難取之債抵今日世延之募一以制人一以自免問其設計即其親錢應龍受之世延主謀谷陽者 臣時嗔責秦玉清平之世 朝廷設官謂何安敢藉勢陷人如此發南城收監必世延釋吳郁來始釋玉審理 臣非不能就世延家執救吳郁直思 陛下篤念

其先人曲庇其稔惡臺省劾世延者遍輒　留中世延放誕猖狂世上已無　王法目中寧有御史慮必撒潑藉口此臣只索郁於王冀世延必憐王釋郁也詎意吳郁無錢買命卒受傷重墩鎖缺食自六月初九日延於二十八夜身死郁妻許氏姪一匡一經杳無信息私行探聽於七月初六日方聞打死一經以故殺平人哀痛奔告臣批中南二城窑訪郁屍嚴緝兇人谷少軒等少軒即谷陽別號也中城掌印兵馬高銘南城署印副兵馬黃力仁隨差弓兵各出其

不意當日於世延府外及別街捉獲谷陽田守義鄭偁昌陳志高回子陳保兒六人餘皆知風閃躲府內弓兵卽不敢入問矣中城弓兵張盛周金旣獲田守義等到司守義供花少泉未入府高兵馬令二兵速往密緝獲住花少泉世延府中擁出二十餘人奪回花少泉并𩊱弓兵張盛周金至其府喝打隨以叩免而收其票高兵馬細審郁扆田守義吐稱棺殮五更時分慌吽陳科王本時吳柳王士林擡寄土工王朝家高兵馬隨押認獲嗟嗟非天網難漏匪獨殺人者

可以不死吳郁沉究世延府中并屍且化爲烏有妻
子兄弟莫可蹤跡慘矣慘矣言之寒心豈郁究精不
化託舌於守義口耶且吳郁之見殺於鎖騙世延南
城取卷之票足號的證票內以工部之奉 旨不輕
發銀者爲抗 旨何敢於詐 旨以詐人也世
延眞情難掩計多方飾脫恨兩兵馬發覺其事揚言
駕禍兩兵馬 臣委五城兵馬會集檢究世延姦狡必
爲兇事之制 臣粗得吳郁致死梗槩一面具 奏并
封世延南城取卷票壹張恭呈 御覽一面俟五

城辨審詳確先將谷陽等夥送法司究招仍候

旨將世延父子及未獲花火泉等有名衆犯拏問　臣

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留都者　陛下之舊京

吳郁者　陛下之赤子　陛下能不惻然動念

乎自古法行而人莫敢犯必始貴暱故　國初韓國

公李善長不免其身近內使陳經李成等祗緣兇打

致死厮役盡着法司提問　陛下亦不少貸況世

延姦惡異常矜才觖望禍民禍國不在仇鸞劉瑾下

陛下試檢其屢瀆章疏一繹思之　臣　恐勲裔妄逆盡

同世延不遵　祖訓惟逞胷臆　天方眷而倡言妖星示變　國方隆而倡言傾危入援效尤濫詞索騙滋擾致人心洶洶莫可救詰　陛下欲安枕不可得已　臣謂世延冊縱關係非尠輶者伏乞

聖斷卽差錦衣衛官校杻解赴問或以干連人衆波及無辜　敕下法司移咨南京法司提問明正典刑庶懲惡知警都民更生根本固而重地永奠矣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聖旨劉世延屢經論劾稔惡不悛朕念勳舊姑容省改今乃擅用關防牌票私造兵器聚衆殺人意欲何爲着南京三法司嚴提究問具奏定奪這關防何年鑄給該部查了來說

參劾兩勳裔疏　　李雲鵠

臣惟國之所尊者君君令臣共罔敢有悖焉者悖則罪無赦國之所維者法法明條正律罔敢有犯焉者犯則罪亦無赦我　朝二百年來中外臣民咸凜凜奉法惟謹誰敢不欽遵　明旨擅自欺玩又誰敢逞兇殺人竟自脫網者乃令誠意伯劉世延東寧伯焦夢熊其罪惡之狀　臣　目擊之有不容不直陳於皇上之前者夫劉世延非御史朱吾弼等所參造妖言以召衆肆威虐而殺人者乎非　皇上赫然震

怒兩次免死令其羈禁原籍者乎乃昨歲忽發牌馳
驛竟赴南都聞之莫不驚駭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
參奏人咸以為世延故違　明旨法難再生乃
皇上念係勳裔復蒙　恩宥仍　勑撫按衙門
行令本省各官嚴加鈐制此　皇上高厚之恩為
世延者當感激省改以無負　皇上之生成可也
令且久住南京出門八轎前呼後擁如見任然又復
招集亾命以姤產細故携銅錘打毀梅世潤之門窗
夜圍鬪勢同刼殺且事無大小擅出牌票拘嚇平民

人情日益洶洶夫世延以前惡狀諸臣備言之臣無
庸再言即世延近日惡狀臣亦難以枚舉惟是世延
以屢　旨禁籍之罪人敢公然抗違不去堂堂
天朝有此臣子乎即其祖先臣劉基身負元勳當亦
不敢而世延以區區膏粱世受　國恩屢次抗違如
是　皇上尚可再寬之乎惟我　皇上寬一世
延而武弁縱恣驕橫相視效尤遂以殺人為故常而
焦夢熊繼其後矣蓋去冬當緝拏妖書之時隨奉有
驅逐山人之　旨　臣奉南京都察院案驗即出示

五城嚴行之夢熊乃匿碁士呂應樞於家未幾將呂應樞毆殺於家矣彼則推云直宿諉罪家奴遍遞揭帖飾詞殺盜夫山人類狂傲難堪取死當必有說但以碁客爲暴客則輿論有難掩者況侯門如海一人豈敢行刼藉口跳墻九尺焉能飛度細縛至次日之辰就殞至三日之後都城閧傳甚駭觀聽夢熊計無所之遂將正身總甲賄之逃光棍火夫賄其口支吾展轉莫可端倪今事尚未明忽爾夤緣兆轉矣嗟嗟殺人如刈乎草鑽官如取之携法紀蕩然成何景象

除被殺者夫飲恨於夜臺而殺人者且揚眉而晝錦是尚謂有天日乎總之劉世延作俑於前而焦夢熊踵惡于後也蓋夢熊乃世延甥壻親以及親恍聲勢之相倚故惡以濟惡斯殺人之無忌耳臣忝列言官職司巡視爲 皇上肅清南都以固 根本重地乃其職掌今惡勳相繼橫行上欺 朝廷下玩法紀使 國家豐鎬之地搖抗而不安臣尚敢問狐貍而舍豺狼以負我 皇上之任使耶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南京內外守備等官即將

劉世延押發回籍禁錮取彼處該管官負印信收管
奏繳仍乞　勅下南京法司將焦夢熊毆死呂應
樞根因審究明白呂應樞是否爲盜當夜毆殺爲何
從公嚴鞫正法郎使　恩例可援亦當革任投閑
以爲勳裔不法者之戒覆議上　請候　肯處
分庶法紀明而權豪知警跋扈之患可潛消矣臣無
任惶悚待　命之至

劾罪勳抗旨疏　孫居相

臣聞大君以制命為義人臣以從命為恭故命之來則來而擅赴闕者啓陵逼之漸命之去則去而據重地者蹈跋扈之嫌此臣節所深忌而　王法所必誅者也孰意今日有弁髦　明旨恣無忌憚如誠意伯劉世延者乎蓋世延嘗為南京科道王蔚朱吾弼等所參論蒙　聖恩兩次免死發回原籍為民前歲忽發牌馳驛徑赴南京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劾奏覆奉　聖旨劉世延屢蒙恩宥全不悛改本

當重治姑念伊祖佐命元勳權且再饒這遭着該撫按衙門仍令本管各官遵照前旨嚴加鈐制餘俱依擬欽此夫世延屢犯死罪我
皇上屢免其死不啻再造之恩矣為世延者當何如感激何如改圖何如斂戢恭順蘄無負
聖恩夫何抗違
嚴旨盤據南京挾官騙民恣肆愈甚延都司俞允中為幕賓凡事聽其撥置收逃徒葛荊山為心腹詐騙途爾公行縱子劉尚仁率領多人打死陸漢而抗不赴審竟令死者含寃縱僕王科執持硃票嚇詐王卿

而占恡不發至使罪人漏網任槐謁選與世冑何干
乃聽吳煉勒咨詐銀五百兩任弼可審費域宿娼於
勳府何與乃令吳堦持票詐麥四百石沈綱可證吳
壇遊棍也收爲假子姦其乳母施氏殺其夫沈貴占
其子郎兒且竟將施氏賣與孫敬川爲妻是尚知有
王法乎忻太華術士也令刻假印一詐朱國賓再詐
周慕菴三詐朱前樓且又將國賓妻縱令葉明圓汙
辱是尚知有天理乎周玉峯工人縊死拘拏到府嚇
銀四十五兩而始釋見證者徐綱周奉泉也姜志苞

犯罪在逃藏匿在府詐銀一百二十兩而始放過付
者李遵劉四秃也奪汪校田四百畝庄戶李清見令
耕種騙江梅銀二百兩假孫余六悉與瓜分其尤可
異者訪知六合縣民人沈二家道頗裕差家人沈四
鮑忠等四十餘人各執刀鎗口稱奉　旨將沈二
捉拏墩鎖勒銀一百兩放回一縣軍民皆爲痛心其
最可恨者聞得瓜埠住人朱義女有國色令惡僕倪
容李思軒等五十餘人各執器械圍繞朱義家將女
搶送本府姦宿半月索銀二十五兩放回一鎮居民

靡不切齒其他惡蹟類此者種種盈帙臣方欲具疏
參論間忽於七月初三日接到上元縣抄送世延傳
牌一紙爲急趨借著製器滅胡以彌星變以救阽危
事丁丑長星起箕止昴請移於虜而身任滅之乃爲
妨賢病國反汗　成命止造竹熕竟遲十年今虜
又增火器虎而翼矣舉朝竟無一言豈以和夷爲恃
歟和若可恃宋不亾矣本爵的於本月二十三日辰
時自儀眞起馬由揚州陸路前赴　闕廷借箸爲畫
以救華夏生靈所用夫馬吹皁軍牢預撥接替毋得

臨期違悞不便依准繳查牌由揚州濟寧德州至固節驛繳上用誠意伯劉關防夫世延奉旨錮籍人犯也年來潛住南京被御史李雲鵠論劾不歸人猶曰其心或畏皇上知而誅之耳今乃遣牌馳驛公然赴闕假星變搖惑人心藉滅胡誇示海內曾不思國家方晏然無事奚云急救阽危和夷縱終至敗盟何至遽如亾宋擅製兵器假雕關防騷擾驛遞甚至以救華夏生靈自任怨望恣睢無人臣禮彼其心視皇上爲何如主而狂悖若此將無以

聖恩爲可狎乎臣聞小人爲惡始焉猶畏上之人知之惟既知而不問則彼遂無所忌憚矣今世延敢於狂逞意正如此乃　皇上屢寬其死而不誅者豈以其爲功臣之裔乎嘗觀　太祖之待功臣也厚之以恩而未始不繩之以法李善長開國元勳也以胡惟庸之波及遂賜從子李伸等死善長亦自不免藍玉之叛功臣張翼趙庸等二十餘人爵列侯伯俱以株連置之重辟夫諸臣身親汗馬功勒鼎彝

太祖尚不少假借若此矧後代遠裔恃先世功矯命

橫行罪惡盈貫若之何可寘而不問乎所以然者非徒以法不容廢亦以漸不可長也蓋南都爲

太祖肇基之地元勳戚畹較他處最多彼其貴倨之性本自難馴又習見極惡如世延屢蒙　寛假則相尤相效驕橫成風於是有搶妓詐財如安遠侯弟柳懋勳者矣於是有對奕殺人如東寧伯弟焦夢兆者矣於是有路辱大臣如忻城伯弟趙世明者矣於是有乘輿率衆搶奪罪人如罷閒南京錦衣衛都指揮梅應魁者矣其他貪縱不檢未易更僕總之皆聞

朝廷之風而起者世延不懲則惡黨愈熾當斯時儻有草澤姦雄睥睨南都如楚叛宗者倡亂於外羣姦響應於內而　國家豐鎬重地不亦大可寒心哉緣看得罪勳劉世延毒似蝮蛇惡同檮杌據南京而故違　明旨負　聖主不殺之恩赴　北闕而包藏禍心犯人臣無將之戒所當急議重處以杜邪萌者也伏乞　皇上軫根本之慮謹微漸之防勑令錦衣衛差官將劉世延逮至　闕廷究問如律儻謂牽連人衆仍乞　勑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

將本內有名人犯嚴提鞫審從實具奏仰候
聖裁庶　國家無不伸之法而世胄無恣肆之姦所
裨於　根本重地匪淺尠矣臣不勝悚仄待
命之至奉
聖旨劉世延屢犯國法朝廷待以不死禁錮原籍巳
是寬政如何全不悛改抗住南京今又遣牌赴闕意
欲何爲好生狂悖三法司便會議來說

論大臣自辯疏　　孫居相

臣惟我　朝令甲六年一計內夾而以大僚之不肖者付南北科道糾合之一經論列靜聽處分不聞有違例強辯者蓋　祖宗[illegible]森嚴無敢輕犯總之重　計典以尊　朝廷耳頃　計[illegible]遵例糾拾兩京四品以上官而南京總督倉場戶部[illegible]某人與焉臣等蓋質諸南中大小臣工無一滿其生平遂據事論劾毫無私意於其間者乃某不勝悻悻之忿輒露章自辯辯之冀其留之也獨不思品卑望薄不厭眾

心哆口横爭益增醜態今姑就其辯疏析之其不通者有七盍被論被察官員揑情展辯明例所禁某獨敢於犯禁略無忌心一不通也大計科拾同臺博採公評無私怨惡與單章論人者不同某獨歸恨於首事之臣二不通也御史於本衙門堂上官有統無屬例得糾其闕失某以總督倉場而詔明兼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遂欲假此節制南道諸臣以圖箝口三不通也御史奉勅巡倉廒在都察院今某歷任頗久碌碌如故倉

提牢　有何串明而猥云觸怒四不通也臺臣遇部
堂避馬僉坐自是相沿舊禮素不為嫌而某獨謂有
嫌於已五不通也　臣等疏糾十人總屬秉公某乃詆
為修怨彼九人者豈皆有怨耶六不通也往時被論
大臣誰不杜門引咎某獨日坐私衙公然行事恬不
為意人人駭訝七不通也且　臣等發疏之後眾心大
快某之遺議隨而踵至有謂其在刑部進貲財而累
戶部包賠色數者有謂其發帖於各衙門囑事半出
巳手半出衙內人盜用圖書全無關防者有謂其久

病健忘覥面不識屬官名姓對張凌雲問張凌雲而
合部掩口者此之敗檢傷廉病忘喪心人方謂臣等
前疏遺其劣狀某乃罔思省愆肆逞胸臆巧爲飾辨
妄自誇張謬比處女不知人心之不滿於某者正謂
其工於逢迎鑽刺從來無丈夫皎皎之行而甘爲妾
婦媚世以取容也最可笑者被論之日輿皂走卒喜
其易與相向泣下某乃重加賞犒拭淚慰之曰我有
辯疏可保無事卑卑情態盡露於此即羣小可欺寧
豈八座而遺譏於天下萬世也乎哉此而

則以效尤是以言官糾邪之舉為邪臣作反
射之媒　國家黜幽之典與幽人以倖脫之地其所
關係誠非渺小若某者所當亟行罷斥以示邪臣違
例之戒者也臣等因是又有感焉大臣事君有義持
身有禮難進易退所從來矣邇年禮義風微廉恥道
喪一被論列輒起忿爭以摭辯託之乎自陳以
託之乎求去倖蒙　慰留靦顏就位且陽以
曰吾固欲去而不得去也嗟嗟
皇上本重大臣而大臣顧不自重若此何恠乎

厭薄而事功罔效也臣等願今後大臣被論亟

咎自陳勿復託詞巧辯又望 皇上俯聽其乞

全晚節倘 聖恩垂念舊履不妨待其修省

起用則 皇上之處大臣與大臣之自處庶

得其道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亟將某罷斥仍

諭令諸大臣僉以某為戒則 討典重而

朝廷尊隆古之休風不將再見於今日乎 臣等不勝

悚仄待 命之至